

多逻斯川、双河及金牙山

——唐将苏定方西征路线考辨

任宝磊

(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 陕西西安, 710069)

〔提 要〕本文在史料分析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考察了公元 657 年唐将苏定方西征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一役, 对进军路线、战役发生地点进行了探索, 并进一步对西突厥史地研究中的三个重要地点多逻斯川、双河及金牙山加以考证。结论是: 多逻斯川并非额尔齐斯河, 而更有可能是今日塔城东南之额敏河, 其地应为西突厥北庭所在地, 是阿史那贺鲁的重要根据地; 双河必不在前人通常认为的博罗塔拉河流域, 而是位于今哈萨克斯坦的阿勒坦额墨尔地区; 金牙山即唐人贾耽所称之“羯丹山”, 位于今楚河北岸。

〔关键词〕西突厥 多逻斯川 双河 金牙山 阿史那贺鲁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 (2012) 02-103-10

〔收稿日期〕2011-10-19

〔作者简介〕任宝磊 (1980—), 男, 河南新乡人, 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北民族史、边疆史。

永徽元年 (650 年), 唐太宗甫一驾崩, 原降唐的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引众反叛, 西并咄陆可汗旧地, 建牙于双河及千泉, 屡次寇掠唐朝边郡。在先后派遣梁建方、程知节二将军征伐未果的情况下, 唐高宗于显庆二年 (657 年) 派苏定方等四将军自北路征讨, 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二人由南路招抚, 两路并进, “大破贺鲁于阴山, 再破于金牙山”^①, 经过两场大会战, 彻底击溃了贺鲁势力。此后唐朝在西突厥故地设置昆陵、濠池二都护府, 正式将伊州以西直至阿姆河流域的广阔地区纳入统治疆域。

此次苏定方西征之路线, 经由今新疆、中亚的多个重要地区。然而由于史料的匮乏和记载混乱, 此前虽有诸多学者对这些地点进行过考证, 各家观点却总有矛盾不可解之处, 其中尤以多逻斯川、双河、金牙山三者为甚。此三地在行军路线上由北至南紧密相连, 若一处不明, 其余两地亦难确证。本文在辨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此三地之方望作出新的探索, 并求教于今之方家。

一 多逻斯川或即额敏河

苏定方西征之目标阿史那贺鲁, 本为西突厥咄陆可汗属下之叶护, 咄陆命其“居于多逻斯川, 在西州直北一千五百里, 统处密、处月、姑

^①《旧唐书》卷 195《回纥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年, 第 5197 页。

苏、歌罗禄、弩失毕五姓之众”^①。《旧唐书·回纥传》亦曰贺鲁“居多罗斯水南，去西州马行十五日程”。后咄陆可汗败于乙毗射匮可汗，贺鲁被射匮所逐，走投无路之下“以执舍地、处见昆（处木昆）、婆鼻三姓兵众归朝”^②，唐太宗将其安置于北庭（今吉木萨尔北破城子）之莫贺城，并任其为瑶池都督。

贺鲁所居之多逻斯川，因其位于“西州直北一千五百里”，故前人多训为额尔齐斯河上游，如沙畹即采《西域图志》之说，将之比定为喀喇额尔齐斯河（Kara Irtych）^③；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亦如是。仅以方位里程而言，似乎颇为准确。然而这样一来，便与苏定方西征之路线发生了矛盾。

显庆二年（657年），唐高宗以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以任雅相、萧嗣业、回纥人婆闰为副，再次西征贺鲁。因此前梁建方、程知节两次征讨未果，此次唐朝改变了进攻策略，分出金山、西州两道：苏定方统回纥兵自漠北越阿尔泰山，向西南方向进军；以阿史那步真、阿史那弥射为流沙道安抚大使，出西州走南道，意在招抚。两道分进合击，当在伊犁河流域汇合，故称之为伊丽道行军。

综合两《唐书》、《册府元龟》之记载，可知苏定方之进军路线，乃“自金山之北，指处木昆部落”^④，在阿尔泰山南麓大破西突厥处木昆部，降服俟斤、娑婆等万余帐落，之后发降胡千骑进至曳咥河西的突骑施部驻牧地。在此，苏定方与阿史那贺鲁所统五咄陆兵马十万众展开会战，结果贺鲁大败，五咄陆部悉众来降，“贺鲁独与处木昆屈律啜数百骑西走”^⑤。于是苏定方“令副将萧嗣业、回纥婆闰率杂虏兵趋邪罗斯川追北，定方与雅相领新附兵绝其后”^⑥，对之展开追击。

曳咥河，古突厥文碑铭作 ärtis，即蒙元史料中的也儿的石河，也就是今日之额尔齐斯河。可见在唐人眼中，额尔齐斯河乃是以曳咥河之名出现，而不是上文所谓的“多逻斯川”或“多罗斯水”。何况根据史料，上述会战发生于额尔齐斯河以西之突骑施部驻牧地，阿史那贺鲁统十万兵自西方东来拒战，则可知额尔齐斯河绝非贺鲁所居之“多逻斯川”矣^⑦。

那么，贺鲁战败遁逃所经之邪罗斯川又是何

处，邪罗斯川是否就是多逻斯川呢？

邪罗斯川之名，见于新唐书《苏定方传》、《西突厥传》及《册府元龟》卷986。此外旧唐书《回纥传》亦载回纥人婆闰追击贺鲁曾至“耶罗川”，耶、邪古音同，耶罗川与邪罗斯川应为一地。

古突厥文《噉欲谷碑》记景云二年（711年）东突厥西击突骑施娑葛事时，云东突厥军“翻过毫无通道的金山（altun），跨过毫无渡口的曳咥河（ärtis）。我们在夜间派出一支突袭部队，黎明十分抵达 bolču”，此时东突厥军得到探报，突骑施可汗已经在 yaris 平原上集结了十万大军，次日突骑施军自 yaris 平原像烈火一般冲来，但东突厥军以少胜多，终于击败突骑施并俘

①《旧唐书》卷194《突厥传》，第5186页。此处姑苏部落不详，两唐书《地理志》载北庭都护府辖下曾置有孤舒州，疑其与姑苏部落有关；五弩失毕部落居于碎叶以西，不应由贺鲁所辖，此处《资治通鉴》卷199作“失毕”，《新唐书》、《元龟》皆作“卑失”，《通典》作“毕矢”。岑仲勉考“失毕”一词为突厥语 Šadapyt，并指作“卑失”、“毕矢”均传本误倒所致，甚确。余以为，此处贺鲁所统之失毕，绝非弩失毕部落，而是另一小部落。随贺鲁降唐之三姓，有“婆鼻”一部，史料中仅此一见，旧史“婆”“娑”易误，余疑婆鼻应是娑鼻；此外，骆弘义疏中有“愿发射脾、处月”等兵之语，又有“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从贺鲁叛乱。以上之失毕、娑鼻、射脾实应为一部，同处月、处密一样是居于天山北麓之突厥部落。

②《册府元龟》卷998《外臣部》，（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第11548页。

③[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8页注3。

④《旧唐书》卷83《苏定方传》，第2778页。

⑤此处《旧唐书·苏定方传》云贺鲁所统并降于苏定方者乃“胡禄屋阙啜、懽舍提噉啜、鼠尼施处半啜、处木昆屈律啜五弩失毕部兵马”，而南道降于步真者为五咄陆部落。《新唐书·西突厥传》亦同。实则胡禄屋、懽舍提、鼠尼施、处木昆等皆为五咄陆部落，而闻贺鲁败后趋南道降于步真者应如《册府元龟》卷986所载为五弩失毕部落。此为旧书之误为新书所袭。参见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6、47页。

⑥《新唐书》卷111《苏定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38页；并见同书《西突厥传》。

⑦多逻斯川非额尔齐斯河，亦可参看岑仲勉：《突厥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922页。

虏了他们的可汗^①。

此即汉文史籍所言东突厥默啜西击突骑施娑葛，将之擒杀一事。这次东突厥的进军路线与苏定方西征之路线大体相同。碑铭所谓的 *yaris* 平原，日本学者松田寿男、岑仲勉皆将其比定为苏定方西征时贺鲁溃逃所经之邪罗斯川。笔者以为甚是。

岑氏云：“古邪、耶字通，《切韵》读 *ia*，余以为耶罗斯即 *yaris* 之对译也。……若求其地望，则《西域图志》——云：‘雅尔在塔尔巴噶台西北二百里，……土壤膏沃，水草滋丰’，《西域水道记》五言，阿拉克图古勒淖尔（即今阿拉湖）四源，其东北源为额敏河，北源为雅尔河，南源为安吉里克河，此河当博罗塔拉河之北，又云：‘雅尔地在楚呼楚山西二百里，……亦曰裕勒雅尔河’，雅尔即与 *yaris* 之 *yar* 相当，突厥军来自东北，由额敏流域至雅尔流域，正是自东而西，且与唐师之趋邪罗斯川后进抵双河取径相合，是知 *yaris* 之即今雅尔矣。”^②

芮传明则从三个方面对岑氏的观点进行了补充：其一，塔城一带乃黑姓突骑施传统居所，符合碑铭所记东突厥军自阿尔泰山南下的进攻路线；其二，雅尔河平原狭长广阔、水草肥美，符合为突骑施十万大军提供给养之优良条件；其三，从语言学上而言，突厥语 *yar* 作为动词有“（用尖锐的器具）劈开”、“分开”、“划分”之意，而后缀“*-is*”加在动词 *yar* 后衍生出的名词 *yaris*，在《突厥语大词典》中仍是划分的意思，符合雅尔河将狭长的平原拦腰切断之意味^③。

由此可见，位于今塔尔巴哈台山南麓的雅尔河平原即突厥碑铭中的 *yaris*、汉文史籍中的邪罗斯川。那么进一步推论，邪罗斯川是否就是多逻斯川呢？

岑仲勉是这样认为的，他说：“尝思多逻斯川一名，旧史中只一见（《通典》，《旧》、《新》传，《寰宇记》皆同一源）。“邪”“耶”之偏旁，草写均与“多”字相近，窃谓多逻斯川与后来之邪罗斯川，实是同地，前名之误由史源，故诸家沿之。”^④ 岑氏将多逻斯川解释为由邪罗斯川误写而成，两者本是一地。这样一来问题虽迎刃而解，但将其归结为史家笔误，未免有些死无对

证。何况《旧唐书·回纥传》亦云贺鲁“居多罗斯水南”，与“多逻斯川”似非同一史源，而雅尔河又是一条南北走向之河流，其南乃是阿拉湖，贺鲁如何得居呢？如此看来，邪罗斯川虽是贺鲁遁逃所经之路，却未必便是其所居之处。

此外，证明邪罗斯川与多逻斯川并非一地更具说服力之史料，则来自于 11 世纪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所著的《突厥语大词典》。

《突厥语大词典》云：“*talas*（怛逻斯）——以‘*tiraz*’而闻名的城市的名称。这个城有两座，一座叫‘*ulugh talas*（大怛逻斯）’，另一座位于穆斯林人的边境上，叫‘*kəmi talas*（小怛逻斯）’。”而在训示 *kəmi* 时，麻赫穆德又注解道：“*kəmi talas*（小塔拉斯），回鹘边界上一个关隘的名称。”^⑤

显然，在这里 *ulugh talas* 指的就是位于塔拉斯河上游的城市怛逻斯，高仙芝曾败战于此；而 *kəmi talas* 则是位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国与高昌回鹘王国边界上的另一座同名城市。在《词典》所附的圆形地图上，麻赫穆德将 *kəmi talas* 标注在伊犁河与额尔齐斯河之间、阿拉套山以北、别失八里（北庭）以西。究其位置，必在今日塔城一带。笔者认为，《突厥语大词典》中与怛逻斯同名的小 *talas*，即唐人史籍中的多逻斯，只不过唐时尚未有城市，仅仅是河川之名罢了。也许正是因为唐人知其与怛逻斯重名，为免混淆，才译写为多逻斯。

若果真如此，则我们现在能够据以确定多逻斯川具体位置的条件有：

1. 其必在额尔齐斯河以西、雅尔河以东。

①《嗽欲谷碑》第一碑北面第 11 行，第二碑西面第 1—6 行。译文采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之附录，并参考耿世民、岑仲勉之释文。

②岑仲勉：《突厥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第 873 页。

③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102—105 页。

④岑仲勉：《突厥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第 922 页。

⑤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中文版）》，（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年，第 1 卷 384 页、第 3 卷 230 页。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为喀喇汗国人，该书写于 1071—1073 年间。

因苏定方军越阿尔泰山自东北方而来，阿史那贺鲁又向西经雅尔河平原溃逃之故；

2. 其河流应大致为东西走向，至少不应为南北走向；

3. 其位于喀喇汗王国与高昌回鹘王国之边界上；

4. 应是一处水草丰茂、能够承载大规模放牧的地方；

5. 位于西州之北约一千五百里，便于控制处月、处密、葛逻禄等异姓突厥部族。

若要同时满足以上五个条件，我们发现，塔城东南的额敏河流域、尤其是今额敏县一带，实在是最合适的地点。

额敏县今距吐鲁番市直线距离近 600 公里，但其时为绕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势必要先南下至天山北麓再东进西州，其里程恰好在 1500 唐里左右。处月部居于乌鲁木齐以东，处密部居于乌鲁木齐以西^①，葛逻禄部居于额尔齐斯河以西至阿拉湖以北。若设汗庭于额敏河流域，既方便控制天山北麓的处月、处密等部落，又便于控制从阿尔泰山南麓到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处木昆、葛逻禄、突骑施、三姓咽薺等北方部族。实际上，笔者认为塔城东南的额敏河流域正是西突厥北庭之所在。史籍云：“自焉耆国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自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②西突厥南庭之地望，经学者考证为伊犁盆地的特克斯河谷^③。从特克斯河谷出发，经弓月城、车岭，再沿阿拉山口、巴尔鲁克山北上，马程八日左右即可抵达额敏河一带。后来西突厥再次分裂为东西两部时，东部乙毗咄陆可汗曾建庭于铍曷山西。此“铍曷山”，《通典》、《太平寰宇记》均作“乌铍曷山”。今额敏县正东有一山岭，名曰鄂尔和楚克山。鄂尔和楚克，“准语山峰高耸之谓”^④，尾音与铍曷（铍，《玉篇》楚角反，《集韵》测角切，音妹）颇为相似，或许此山即为咄陆可汗建庭之铍曷山。不久，咄陆可汗攻杀南庭沙钵罗可汗，吞并其国，五弩失毕部不服而叛。此时咄陆可汗南下平叛，而将其北庭故地交其叶护管理，后阿史那贺鲁继步真为叶护，并居于北庭故地之多逻斯川，难道不是顺理成章之事吗？

在此，唯有一点仍需解释，即两《唐书》所云多逻斯川乃是位于“西州直北一千五百里”，

而额敏河则位于吐鲁番西北，与描述似不合。然古人描画方輿并不如今日地图般精确，尤其是涉及偏远荒域之时，于方位上偶有偏差实不足为奇。同是两《唐书》，在叙述西突厥时亦云其国“在长安北七千里”，而实际上西突厥显然是位于长安西北而非正北；又如《新唐书·西域传》谓“出安西西北千里所，得勃达岭”，然今日之地图显示勃达岭处于库车正西而非西北；《旧唐书·地理志》谓“突骑施牙帐，在北庭府西北三千余里”，实则其时突骑施牙在碎叶，同样位于北庭正西而非西北。上述诸例，古之方位比照今日，皆存在过于偏北之现象。以此理推之，史籍言多逻斯川位于西州正北，亦属寻常。

综合以上理由，笔者认为，唐代的 多逻斯川与邪罗斯川并非一地，邪罗斯川乃今雅尔河平原，阿史那贺鲁经由此处遁逃；而多逻斯川即今额敏河流域，此处为西突厥北庭故地，贺鲁为叶护时居此统帅各部，叛唐后其王庭虽设于双河、千泉一带，但此处仍为其重要根据地和抵御唐军之前线，苏定方与贺鲁的第一次大会战就发生于该地附近。此外，史籍中还记有“特罗斯山”、“怛罗思山”、“多罗斯城”等疑似与多逻斯川相关之地名，然细审其史实，则可知此三地皆在漠

① 处月、处密之驻牧地一向有争议，岑仲勉先生著有专文《处月、处密所在部地考》（《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第 194—201 页。），但笔者并不同意岑氏之论断。据《新唐书·地理志》以处月部落置金满州隶轮台及《西州图经》白水涧道“出交河县界，西北向处月已西诸蕃”等史料综合分析，笔者仍支持《西域图志》谓处月在乌鲁木齐以东、博格达山以北，处密在处月以西、玛纳斯郭勒一带的说法。

② 《通典》卷 199《北狄·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 5452 页。并见两《唐书》之《西突厥传》。

③ 林梅村：《西突厥汗庭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 年第 3 期，第 83—84 页。

④ [清]徐松著，朱玉麟点校：《西域水道记》，（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 291 页。

北而非在西域，与多逻斯川纯属风马牛之不相及了^①。

二 双河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

史载，当阿史那贺鲁战败西逃后，苏定方派萧嗣业、婆闰率领回纥兵趋邪罗斯川追虏，而自领新附降兵跟随在后，冲风冒雪昼夜行军。同时，南道弥射、步真军“进军至伊丽水，处月、处密等部各率众来降”，继而“弥射又进次双河”^②，并在此与贺鲁留下纠集散卒的将领步失达干发生了战斗，步失达干大溃。不久，苏定方军与弥射军在双河会师，士气大振，开始向贺鲁牙帐金牙山挺进。

此唐军会师之双河，亦是贺鲁一处牙庭所在。《旧唐书》云贺鲁叛唐后“据咄陆可汗之地，总有西域诸郡，建牙于双河及千泉”^③。

千泉，又名屏聿，其名见于《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及《新唐书·地理志》，乃是位于碎叶城以西四百余里的地方，是一处“南面雪山，三陲平陆。水土沃润，林树扶疏，暮春之月，杂花若绮，泉池千所”^④的避暑胜地，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曾将王庭西迁至此。其地望虽一度颇有争议，但由于近年碎叶城已确证为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的阿克·贝希姆(Ak-Beshim)古城，^⑤千泉也基本可以确定在今托克马克西方170公里处的梅尔克(Merke)^⑥。时至今日，那里依然是当地人钟爱的避暑疗养之地。

至于贺鲁的另一建牙地双河，学界的主流观点多采《西域图志》之说，将其比定在博罗塔拉河流域。《图志》云：

按苏定方追贺鲁至双河后，西二百里即抵金牙山，贺鲁跳伊丽水而逸，是双河在伊丽水东二百里外也。今以天山北路伊犁郭勒迤东之河考之，其最近伊犁郭勒者为鄂拓克赛里郭勒，稍东南为库色木苏克郭勒，两河交流，同入于布勒哈齐淖尔（艾比湖）。应即唐书所谓双河者。亦因其两河交流而名之耳。^⑦

又云：

按唐书苏定方追击处木昆部于曳咥河

西，由是乘胜西行，至双河，渡伊丽水，乃擒贺鲁。伊丽水为今伊犁河，则由是以东，至布勒哈齐淖尔，宜为双河。又东至额彬格逊淖尔（玛纳斯湖），宜为曳咥河也。^⑧

可知《西域图志》之考订乃是以金牙山反推双河之所在。其主要根据则是《新唐书·西突厥传》中“（定方）至双河，与弥射、步真会，军饱气张。距贺鲁牙二百里，阵而行，抵金牙山”之记载。然细读此文，方知其意乃是唐军自双河出发后，直到距贺鲁牙二百里之处方结阵而行，并非是说双河距贺鲁牙仅仅二百里。对此，《册府元龟》卷986之记载“两军合势，去贺鲁所居二百里布阵长驱，径至金牙山贺鲁牙所”^⑨更贴近史官原意。何况，史载当唐军抵金牙山之时贺鲁正“集众欲猎”，唐军出其不意方获全胜。若唐军会师之处双河仅距其牙帐二百里，贺鲁新败

① 怛罗思山，见于贾耽《皇华四达记》叙中受降城至漠北回鹘牙帐之别道所经；多罗斯城，见《新唐书·王忠嗣传》记拔悉密等三部“攻多罗斯城，涉昆水，斩米施可汗”一事，昆水即东突厥牙帐南之温昆水（今鄂尔浑河），可断定多罗斯城亦在漠北；特罗斯山，见两唐书《浑瑊传》，云朔方节度使安思顺遣浑瑊提偏师深入葛逻禄部，经狐媚碛，略特罗斯山，大破阿布思部。因唐时葛逻禄常居阿尔泰山西南，故此处之特罗斯山，极易误以为与贺鲁之多逻斯川相关。然细考史文，知其时葛逻禄部已迁至阿尔泰山以东的科布多地区，浑瑊由朔方镇治灵州而向金山，所经狐媚碛应即今巴丹吉林沙漠，特罗斯山虽不可考，然必不在准噶尔盆地。

② 《旧唐书》卷194《突厥传》，第5187页。

③ 《旧唐书》卷194《突厥传》，第5186页。

④ [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卷1《窰利地区总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6页。

⑤ 参见 Gerard Clauson: Ak Beshim—Suyab,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 No. 1, 1961, pp1~13; 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第70—82页；周伟洲：《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唐杜怀宝造像题铭考》，《唐研究》第六卷，2000年，第383—394页。

⑥ 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1—33页。

⑦ [清]傅恒等：《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25“库色木苏克郭勒”条，乾隆四十七年武英殿刻本，第7页b。

⑧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25“额彬格逊淖尔”条，第11页a。

⑨ 《册府元龟》卷986《外臣部》，第11410页。

之余，在其留驻双河之步失达干亦溃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毫无防备地悠然欲猎？

实际上，由于此次西征分南北两道进军，而《旧唐书·突厥传》与《苏定方传》在叙事上各有侧重，因此当《新唐书》将前两者之史料整合汇编入其《西突厥传》时，将两道之事合在一起叙述，并由此导致了进军路线和次序上的混乱。其最明显的矛盾之处是，《新唐书》在叙述了苏定方、弥射两军会师双河并在金牙山击败贺鲁之后，紧接着又记述了弥射至伊犁水、降处月、次双河、击溃步失达干诸事，读来仿佛弥射军到了两次双河。此外，《新唐书》还有将碎叶、伊犁二水弄混的嫌疑。《图志》之编撰者不察，遂胶柱鼓瑟，以伊犁水为贺鲁牙，以伊犁东二百里之博罗塔拉为双河，甚至把玛纳斯湖比定为曳咥河了。

之后《西域图志》之讹误又被沙畹、松田寿男等治史大家所袭，遂使双河即博罗塔拉之说几成定论。虽有易漫白、杨尘等学者提出过不同意见，但前者以双河为伊犁河与喀什河交汇之雅玛渡，后者认为今伊宁东北的吐鲁番圩孜古城即是双河城^①，在笔者看来皆非确论。

倒是宋朝的司马光意识到了《新唐书》的疏漏，故而《资治通鉴》在叙述此西征战事之时，干脆将南道进军之史料舍弃，只叙苏定方北道之行军。这一来虽不再有矛盾之处，却也失去了历史之原貌。而若要考究双河之地望，则必须先弄清苏定方、弥射两道行军之路线。

苏定方之北道行军，因上文考证多逻斯川时之分析，已经甚明。由于贺鲁战败之后向西经雅尔河平原（邪罗斯川）逃窜，苏定方派副将萧嗣业、回纥人婆闰率杂虏兵先期追击，而自领新附兵跟随在后，因此苏定方的进军路线与贺鲁的溃逃路线相同，皆是自今塔城一带向西前进、绕过阿拉湖后沿阿拉套山北麓南下，直至伊犁河流域。

至于弥射、步真的南道行军，争论的焦点则在于：他们自西州出发后，究竟是走西北方的白水涧道、沿着天山北麓西进、再越车岭至伊犁水呢，还是走西南方的银山道、沿天山南麓前进、再穿越鹰娑川抵达伊犁河流域呢？拙见以为乃是后者。理由如下：

其一，弥射、步真本次出征之名号，乃是“流沙道安抚大使”。流沙道之名，显然是指天山南麓而言。《西州图经》残卷所记自西州抵焉耆的银山道，正是一条“多沙碛涵，唯近烽足水草”的要路。前次程知节征贺鲁时，曾由此而至鹰娑川（裕勒都斯河谷），大破鼠尼施部，至怛笃城，胡人开门迎降，程知节却屠其城而分其财货，因而贻误战机使贺鲁遁逃。唐高宗本次以弥射、步真二人为安抚大使重行此路，正意在消除屠城一事对西域诸国造成的恶劣影响，瓦解他们对贺鲁的支持。

其二，据《旧唐书·突厥传》，“弥射进军至伊丽水，处月、处密等部各率众来降。”处月、处密皆是居于天山北麓之部落。若弥射军是沿天山北麓西行，势必要经过两部之驻牧地，处月、处密便可就地归降，何必要翻越车岭，等到弥射至伊犁水后才来降附？此亦可证弥射、步真乃是经由天山南麓而来。处月、处密不惜越岭而至，因弥射乃其旧主也。

由此可知，南道弥射、步真的“西州道行军”，确是经天山南麓经裕勒都斯河谷而至伊犁河流域。这一点也可证明，双河必不在天山北麓的博罗塔拉一带。因史籍所载弥射军是先至伊犁水、再至双河，而唐军是不太可能在西进至伊犁河谷后又掉过头来北上至博罗塔拉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史籍在描述弥射军抵达伊犁河流域时，用的是“至”、“次”而不是“渡”、“越”等字眼。这提醒我们，弥射似乎在经鹰娑川抵达伊犁河谷后，并未渡河，而是在伊犁河北岸等待与苏定方军会师。

至此我们可以确定，双河之所在一定是一个便于从阿拉套山北麓南下的苏定方军与伊犁河北岸的弥射军会师的地方。而其具体地点则可从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中找到线索。

唐人翻译突厥语地名，或为音译，或为意译。如“sut—kol”译为乳海（“sut”为“乳”、“kol”为“海”），“issik kol”译为热海（“is-

^①易漫白：《弓月城及双河位置考》，《新疆历史论文续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4—210页；杨尘：《双河及其历史地位新探》，《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第71—76页。

sik”为热、“kol”为海)，“bing-yul”译作千泉(“bing”为千、“yul”为泉)等皆属意译。而双河即是突厥语 iki ögüz 之意译。“iki”，意为“二”、“双”^①，ögüz 则是江河，尤其是“对乌浒水与幼发拉底河一类大河巨川的称呼”。《突厥语大词典》在训示 ögüz 这一词汇时注解道：“座落在 ıla (伊犁)河谷和 yafinq (亚芬奇)河谷之间的一座边界城市亦称为 iki ögüz (双河)。”^②

在《突厥语大词典》所附的圆形地图上，麻赫穆德将 iki ögüz (双河)标注在伊犁河之东北岸边、kəmi talas (多逻斯)之西南，其北方则是 (yəmək) 漠野，再北方则是巴尔喀什湖。此处之 yəmək，麻赫穆德说是“突厥部落之一，我们认为他们是钦察人，然而钦察突厥人却把他们当作另外一个部落”^③。笔者认为，yəmək 部落很可能是唐时三姓咽薨的后裔。高宗时咽薨部落居于巴尔喀什湖南的荒野中，曾参与阿史那车簿、弓月部落对唐西境羁縻州府的寇犯。

虽然 yafinq (亚芬奇)河谷为何处尚不得而知^④，但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突厥语大词典》所标示的双河城位置，与我们以苏定方、弥射两道行军路线推测得来的位置基本相同，即位于巴尔喀什湖以南、紧靠阿拉套山脉西端的伊犁河北岸地区。而谭其骧在其《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喀喇汗王国地图上，在这一地区标注了一个名为“乙寄乌骨”的城镇。显然，“乙寄乌骨”便是突厥语 iki ögüz (双河)的对译。此乙寄乌骨，故址在今哈萨克斯坦的阿勒坦额墨尔 (Altyn-Emel)^⑤。

从新疆、中亚地区的地形图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如果自中亚楚河流域东进的话，阿勒坦额墨尔正处于北上“阿拉套山——阿尔泰山”一线与东进“伊犁河谷——天山北麓”一线的交叉口上。这里曾经是由中亚至蒙古高原这一东西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重要地点。1253 年方济各修士鲁布鲁克 (William of Rubruk) 东行时就曾路过此地。他说：

几天后我们进入哈刺契丹人常居住的山地，那里我们遇到一条大河，必须乘船渡过。随后我们进入一个山谷，看见那里有一座毁坏的堡垒。它的墙不过是用泥土筑成，但那里的土地得到耕垦。接着我们看到一座

叫做额乞乌思 (Equius) 的大城。其中住着操波斯语的撒刺逊人，尽管他们离波斯十分遥远。第二天，越过这些从南部伸延开来的高地，我们进入一片美丽的平原，右侧是高山，左侧是一个海或湖，方圆有二十五日旅程……我们发现那里有一座叫海押立 (cailac) 的城，其中有一个市集，很多商人在此汇聚。我们在这里休息了十二天。^⑥

文中鲁布鲁克渡过大河应即伊犁河，而那个方圆有 25 日旅程的大湖则是巴尔喀什湖，海押立又正位于乙寄乌骨的东北方，由此看来，额乞乌思 (Equius) 应该就是 iki ögüz 之拉丁语讹译。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得知，唐人所称的双河即《突厥语大词典》中的 iki ögüz (乙寄乌骨)，也就是今日哈萨克斯坦的阿勒坦额墨尔。从额敏河流域沿阿拉套山北麓南下的苏定方军在此正可与由伊犁河谷而来的弥射、步真军会师，并渡过伊犁河向贺鲁牙帐金牙山挺进。

三 金牙山即碎叶北羯丹山

多逻斯川、双河之地望既明，则金牙山之所在亦不难考证。

《新唐书·苏定方传》记载，双河会师之后，唐军继续向贺鲁牙帐进军，直至“距贺鲁所百里”(《西突厥传》作二百里)，下令阵而行，薄金牙山。方贺鲁将败，定方纵击，破其牙下数万人，悉归所部。贺鲁走石国，弥射子元爽以兵与嗣业

①[喀喇汗]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 1 卷 141 页。

②[喀喇汗]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 1 卷 64 页。

③[喀喇汗]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 3 卷 26 页。

④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西辽地图中，将今哈萨克斯坦境内流入巴尔喀什湖之卡拉塔尔河注为“耶封河”，疑此河或即《突厥语大词典》中的 yafinq (亚芬奇)河。

⑤见《西域地名词典》，(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567 页；《西域地名释注》，(喀什)喀什师院图书馆，1981 年，第 48 页。

⑥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47—248 页。

会，缚贺鲁以还。”

同书《西突厥传》又云：“……定方追贺鲁至碎叶水，尽夺其众。贺鲁、啜运将奔鼠犂设，至石国苏咄城，马不进，众饥，赍宝入城，且市马。城主伊涅达干迎之，既入，拘送石国。会弥射子元爽与嗣业兵至，取之。……西域平。”

以上史料显示，金牙山乃唐军与贺鲁第二次大会战之处，之后贺鲁败逃，渡碎叶水向石国（塔什干）方向逃窜。由此可知，金牙山应位于碎叶水北。这不由得让人想起贾耽《皇华四达记》中的一段记载：“（碎叶）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①而从地形地貌而言，从双河渡过伊犁水后皆是一马平川，直到距今托克马克北部数十公里的地方才会遇到一道绵延的山脉。此山脉今名昆格—阿拉套山（Kungey—Alatau Range），是天山山脉向西北延伸的一条支脉，元时被称作山丹岭。耶律楚材《西游录》云：“索虏城在大河南，城已圯，唐碎叶镇故墟也。渡河百里，逾山丹岭，突厥时王庭也。又西三百里塔刺斯。数百里皆平川。”^②

可知今之昆格—阿拉套山，即唐时羯丹山，也就是阿史那贺鲁建庭之金牙山。

金牙山之名，史籍凡两见。除苏定方征贺鲁一事外，别见于《旧唐书·程务挺传》及《新唐书·突厥传》，俱为永隆二年（681年）裴行俭北讨东突厥阿史那伏念一事。时阿史那伏念留辎重妻子保金牙山，被裴行俭部将所袭。此事发生于漠北，可知与贺鲁之金牙山并非一地。故《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突厥之初，建牙于金山，其后分为东、西突厥，凡建牙之地，率谓之金牙山。苏定方直抵金牙山擒贺鲁，此西突厥可汗所居之金牙山也。裴行俭遣程务挺等掩金牙山，取伏念妻子，此东突厥可汗所居之金牙山也。可汗所居，谓之金帐，故亦以金牙言之。”^③

胡三省以为可汗金帐所居，皆可谓之金牙山，不能不说有一定道理。东罗马使者会见室点密，见其坐金椅、卧金床，帐内设金瓶、金针、金瓮，室内有饰金木柱，金床以金孔雀负之^④；玄奘参谒统叶护，见“可汗居一大帐，帐以金华装之，烂眩人目”^⑤。突厥可汗如此酷爱以金装饰其牙帐，并给予见者如此深刻之印象，则以金牙山称呼可汗驻庭之山亦属正常。

有学者从双河即博尔塔拉河这一错误前提出

发，进而推论金牙山为博乐、伊犁两地之界山博罗科努山的一部分，如林梅村认为赛里木湖南的科克喀木尔山为金牙山、日本的松田寿男以车岭（塔勒奇山）为金牙山等^⑥，实乃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经过此前梁建方、程知节的两次西征，时天山北麓已被唐朝控制大半，这次又是南北两道分进合击直指伊丽水，贺鲁牙帐若居于伊犁河谷北部的博罗科努山附近，不啻自投罗网；况且贺鲁新败之后狼狈逃归，若其牙帐距唐军如此之近，他又怎能不加防备而游猎于外？实际上正因金牙山（羯丹山）远在碎叶水北，而贺鲁又派有步失达干在伊犁水北的双河纠集散卒据栅拒战，他才未加防备而出猎。孰料苏定方冲风冒雪昼夜急进而至，贺鲁疏于防范遂至败亡。

此外，永淳元年（682年）四月裴行俭曾受封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出讨西突厥伪可汗阿史那车薄，未及出师而病死。此“金牙道”应即因金牙山而得名。从之后安西副都护王方翼与阿史那车薄数次激战于伊犁水、热海（伊塞克湖）一带来看，金牙山之位置也应当在伊犁以西、碎叶以北为宜。

还有一点需要解释的是，贺鲁建庭于碎叶水北之金牙山，与《旧唐书》言其“建牙于双河及千泉”并不矛盾。碎叶与千泉之间皆为水草丰美、气候宜人之牧场，是游牧政权绝佳的建庭之处。当年统叶护可汗将王庭由伊犁河谷迁至千泉，但接见玄奘之牙帐仍设在碎叶附近。显然，碎叶千泉之间的四百里平川皆在统叶护王庭的范围内，而贺鲁不过是循前代之传统罢了。由此我

①《新唐书》卷43《地理志》引贾耽《皇华四达记》，第1149—1150页。

②今本《西游录》此段佚去，转引自李光庭：《汉西域图考》卷1《图说附论》，（台北）台北乐天出版社，民国63年影印版，第98页。

③《资治通鉴》卷202《唐纪》18“高宗开耀元年”条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03页。

④[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第212页。

⑤[唐]慧立、彦惊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2，（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8页。

⑥林梅村：《西突厥汗庭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第83—84页；[日]松田寿男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409—42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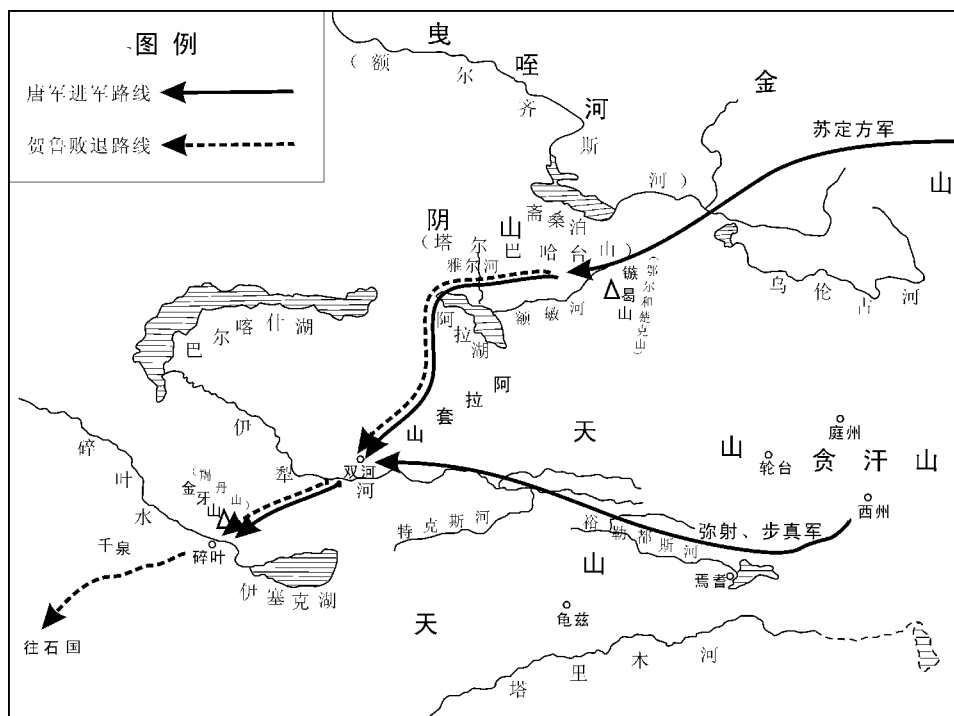


图1 657年苏定方西征路线示意图

们也可了解到阿史那贺鲁的统治重心：北部的额敏河流域（多逻斯川）是他发迹之故地，双河、千泉、金牙山则俱是他汗庭所居，其中双河之功用近似北庭，而千泉、金牙山可比之南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已可得知唐军南北两道行军之路线，兹综述如下（见图1）：

北道苏定方军出金山，渡曳咥河后在多逻斯川（额敏河）附近与贺鲁展开会战，贺鲁大败后趋邪罗斯川（雅尔河平原）遁逃，苏定方派萧嗣业、婆闰先期追击，自领降兵继后。此为《旧唐书·回纥传》所谓“大破贺鲁于阴山”一战。此之阴山，应即塔尔巴哈台山，后唐朝以居于此地之葛逻禄谋落部署阴山都督府。

南道弥射、步真军出西州，经鹰娑川（裕勒都斯河谷）后抵达伊犁河流域，处月、处密部来降。弥射军再沿伊犁河北岸进至双河（阿勒坦额墨尔），击溃贺鲁留守于此的步失达干，与自阿拉套山北麓南下之苏定方军会师。

两军会师后渡伊犁水向金牙山（羯丹山）挺进，距贺鲁牙二百里乃结阵而行，直扑金牙山。贺鲁正欲出猎，猝不及防，战败后渡碎叶水逃窜，因千泉此时已被萧嗣业所据，只得逃往石国，后被苏咄城主伊涅达干所擒，萧嗣业得之而还。西域平。此为《回纥传》所谓“再破于金牙山”之战也。

此次西征之主力，乃婆闰所统之回纥军，故北道自漠北出发。这条由蒙古高原越阿尔泰山、经额敏河流域、阿拉套山北麓而至中亚楚河流域的进军路线，历史上除苏定方西征一事外，711年东突厥默啜征突骑施娑葛、12世纪耶律大石西征^①皆是由此路而行。然战争时期之军道，和平时期就可成为沟通东西的商路。1219年，因花剌子模屠杀了蒙古派去贸易的商队，成吉思汗决意西征中亚，乃命三子窝阔台修金山道路、二子察合台修塔勒奇岭道路（即由博罗塔拉经赛里木湖至阿力麻里的果子沟通道），此后蒙元多次出兵皆经由塔勒奇岭，但经阿拉套山、额敏河流域的故道并未荒弃，反而沿途设置站赤便于行旅，西人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鲁布鲁克之东行，便是循此路而至蒙古高原的可汗牙帐的。弄清多逻斯川、双河、金牙山这三个地点之具体位置，对于我们理解这条连接漠北和中亚的重要交通线大有裨益。

^①由于汉籍与阿拉伯史料记载的差异，耶律大石西征之路线历来颇有争议。参见王颀：《金山以西交通与耶律大石西征路线新证》，《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57—62页；钱伯泉：《耶律大石西行路线研究》，《西域研究》，1999年第3期，第33—41页。笔者认同王说。

Duo-luo-si-chuan, Shuang-he and Jin—ya Mountain

——A study about the westward march route of General Su Ding-fang of Tang Dynasty

Ren Baolei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Northwest Histor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study the march route and spot of Battle of A—shih—na Ho—lu that took place in AD 657 during the course of General Su Ting—fang of Tang Dynasty westward fought with Western T'u—chüeh, on the bas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alysis and previous studies. Then, the writer makes a further textual research on three places Duo—luo—si—chuan, Shuang—he River and Jin—ya Mountain. The writer made a conclusion that Duo—luo—si—chuan was not the Irtysh but the present Emil River located southeast of Tarbagatay probably, which should be the Northern Court of Western T'u—chüeh,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base of A—shih—na Ho—lu; Shuang—he River could not have been Borotala, but must have been Altyn—Emel area in Kazakhstan; Jin—ya Mountain could be Jie—dan mountain called by Jia Dan of Tang Dynasty,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riverside of the Chu River.

Key words: Western T'u—chüeh; Duo—luo—si—chuan; Shuang—he; Jin—ya mountain; A—shih—na Ho—lu

(上接 102 页)

Four points of corrigendum on Geographical Records in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Wang Yulin¹ Yin Junke²

(1. *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2. *Institute of History,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The weak points in Geographical Records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in the Dianben edition mostly were caused by limited source material or by unfortunate oversight. Likewise, the weak points in the proof edition mostly were caused by misapprehension or omission. This thesis tracks down the original documents which was basis of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and scrutinizes the proof edition, and finds out some flaws or points worth more careful consideration, to contribute reference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Key words: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geographical records; corrigendum; original documents